请你帮个忙（小小说）

柳再义

这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读者打来的，说是有急事找我。这让我非常纳闷。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况且现在骗子又多，有急事，是什么急事？怎么偏偏找到我？完全陌生，这是哪跟哪呀？我感到好紧张。

但是我又不善于拒绝。我是个男的，大白天到人多的地方，又能把我怎么样。我们约好去图书馆一楼大厅，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并且有监控，心里感觉踏实点。

来者是一位老人，穿戴整齐，从面相看，不像是坏人。他说柳老师，打搅您真的是很冒昧。可是我没有办法，遇到急事希望得到帮助。

帮助，找我帮助，这不是好事啊？我一时间非常地后悔，不该来。好奇心害死猫。人们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我……

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心理，急忙安慰说，柳老师不用怕，您是好人，我找您是想帮您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把钱打给您……

别，别……我连忙用手掐自己，这该不会是大白天梦游吧？最近我有点焦虑，睡得不好。可是现在人来都来了，就硬着眉头听他把话讲完吧，说不定还是个好故事，能写成小说。这么一想，我也就强装镇定安静下来。

他说自己今年快七十岁了，身体不是很好。有儿有女，但不孝顺。他以前做生意，积攒了一笔钱。儿女们巴不得他早一点呜呼哀哉，好继承遗产。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劝他，都是一家人，遇事好好商量。能不去养老院，尽量就不去养老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还是和儿孙在一起最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可是自从老伴去世后，自己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不会做家务，孩子们的事，也插不上手。把钱拿出来补贴家用，子女们也不待见。几家像踢皮球嫌弃，我不过是喝点酒抽点烟，说怕我关不好煤气灶，怕我忘记关防盗门，怕我被人骗被车撞，我有这么老这么糊涂吗？真是的。

被他说得有了同情心，我感到很不是滋味，联想到自己也会老，一个外地人……我赶紧安慰他说，人老了都是这样的，明明是他比我大呀，就好像我比他还老似的。

我忍不住问，我们两个不认识啊，怎么想到找我帮忙呢？

他说他是我的一个忠实读者，经常看我写的文章。从字里行间看出来我是一个可靠又热心的人。他还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开展活动，还帮人换过肾呢。

这你都打听到了啊？很显然，他的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感。我就说，那你要我怎么帮你呢？我也不是什么富翁，最多只能力所能及。

他看我有点抖呵，有点为难，就说柳老师请放一百二十个心，您一定能帮我，只要配合就行了。

好，好。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天生就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他算是找对人了。我们两个换到一个小餐厅去，一边吃饭一边继续聊，就像是忘年交的老朋友，密谋一场惊天大事。

计划是这样的：老人先用我的名义注册一个公司，资金他出，我是法人。他在公司上班，每个月领一份薪水。

问题是经营什么呢？我不会呀？除了写文章做歌曲，别的我不一定擅长。发工资，钱从哪里来？

老人说，不用经营，钱都由他出。等于是他投资，我负责开工资给他。他是自己拿自己的钱。我呢，白得一份收入。好奇怪呀？天底下怎么还有这种好事？

老人解释说，因为子女知道他有钱，所以巴不得他早死。但如果说是炒股亏了，变成穷光蛋，找到一个高薪职业，那就不同了。因为工资是按月领的，活一天就有一天的收入，供大家庭使用，这么一来，子女们就会希望他好好活着！

我差点笑得眼泪都流出来。高，实在是高！钱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害人的东西。我为老人能想出这么个办法由衷地高兴。来，干一杯，我们明天就启动项目，这个忙我很乐意帮，不过自己也不能不劳而获，工资就免了。

运动让我阳光、进取、健康

马永青

大学一年级上体育课讲授排球的打法时，老师发现我颠球基本功扎实、动作到位，连续颠球的数量也多，明显比其他同学高出一筹，很是惊讶。这时，我就想起了在家乡泰州市业余体校的日子，有一种饮水思源的感觉，我是在这里打下了排球的童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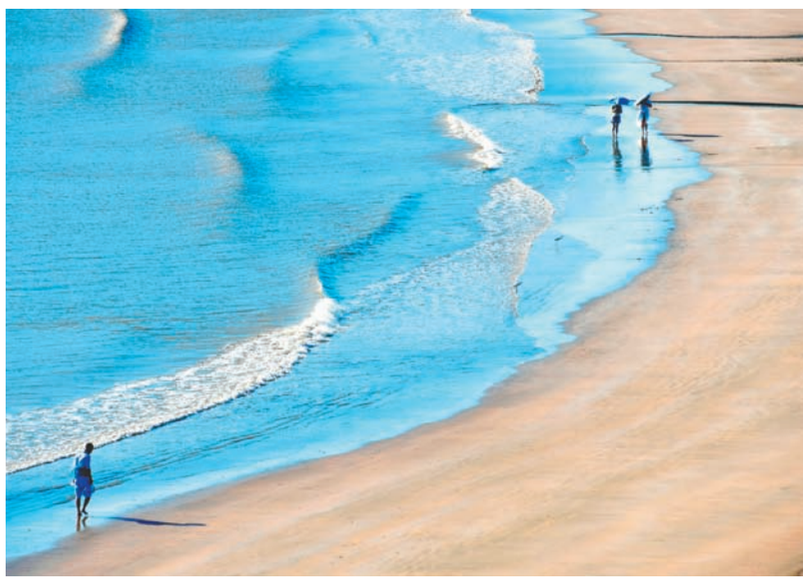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泰州市城东小学读书时是个“运动健将”，我曾在校田径运动会上获得四年级男子800米第二名、手榴弹及跳远第三名，被选拔进校篮球队，参加全市小学生的比赛。学校还把我送到泰州市业余体校进行课余排球专业训练，虽然后来我离开了泰州，在体校训练的时间不长，但在这里使我打下了较好的排球等运动基础。

那时，每次训练结束后，会发一张冰镇桔子水的票，并且能在泰州体育场内的露天游泳池游泳。这时，我已在泰州的凤城河学会了游泳，能在正规游泳池游泳的确是一种享受。我也十分喜爱乒乓球运动，原因主要是母亲给我看了一本《乒乓群英》的书，我对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这些乒乓健儿十分崇拜，特别是庄则栋、梁戈亮等在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的精湛球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学校水泥乒乓球桌较多，课后经常去打，偶尔也有机会去大礼堂的木质球桌上挥拍过把瘾。后来到南京后，学校运动设施反而不如泰州，为了打乒乓球，我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去父亲单位打，有时还要想方设法与单位值班的叔叔、阿姨周旋，说服他们让我们进去打球。打乒乓球的爱好一直延续到30多岁，后来由于公事、家事繁忙就不怎么打了，想来怪可惜的。

运动也曾让我受伤。印象深的有两次。在南京十三中上高一踢足球时，为了争抢球，我与另外一个同学相撞，自己的鼻子被撞出血，造成鼻梁弯曲。另外一次是在省委大院的篮球比赛时，被对方球员把身上抓破流血。这种运动的代价都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也锤炼了我的意志品质。

现在回想运动最大的好处是让我阳光、进取、健康。在泰州市城东小学篮球队参加比赛时，带队老师就常常鼓励我们：好好打，在泰州打了第一名再到扬州专区打，争取打到南京全省的青少年篮球赛上去。这种教育极大地增强了我靠自己的拼搏取得成绩的进取心，并一直贯穿了我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涯和后来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参加工作以来，我很少请病假，经常加班加点连轴转，一直健健康康地工作，主要得益于年轻时养成的良好运动习惯和打下的较好的身体素质。

前几天，听到一位教育专家说，当今中国孩子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于没有玩好，我觉得很有道理。正是得益于青少年时期的大量运动才使我身心健康、意志坚强。而2007年我参加公开选拔省体育局副局长时，我是进入组织考察人选的唯一的非体育系统的参选者，这仍然得益于年轻时坚持运动锻炼的经历。后来我在省总工会分管职工体育活动时，我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浓厚的兴趣的，因为这是我与运动的一种缘分，也是我回馈运动的一种情愫。



沙滩曲 方华 摄

助听器

卜伟

豆花说了三遍，声音大得像打鼓。爷嘴里仅蹦跶出两个字：不去。

爷说：“那可要花好多钱嘞，十个老人九个都聋，大点声说，我还听得见，花那个冤枉钱干嘛？”

豆花看了一下窗外，太阳已经落到山下，山顶上还披着一层金色的光。

爷的听力越来越差，他已经听不清楚电话那头豆花说什么，只是一遍一遍地问：“你啥时回来？”

这次，豆花来看爷爷，说什么都要带爷爷去配个助听器。父母走后，爷就是豆花唯一的亲人。几次，豆花都要把爷接回她租住的房子里。爷已经九十三了，即便身体再硬朗，也已经是九十三岁的老人了。

爷说：“我习惯一个人，我自己能做饭，自己能照顾自己，我在这里住一辈子了，和这里熟，不想挪窝了。”

每个周日，豆花都回来看爷，给他配好一周的菜。爷拿出几个大桔子给豆花。又从床头摸出一袋桔子。“我吃这个桔子”。爷说：“这桔子一块钱买一大袋。”

豆花打开袋子：“爷，你那个不能吃，都霉了。”爷说：“能吃，还挺甜的。”豆花说：“你吃我这个，我吃你那个，我喜欢吃小桔子。”

院子里的狗叫，豆花出去看，把那袋桔子扔进了垃圾箱。

院子里枣树上的青枣都有鹌鹑蛋大了。豆花打了几个枣，还不太甜。她小时候也是在这个院子里，爷打枣给她，落了一地的枣，又大又甜，肚子吃得鼓鼓的。想到这，豆花笑了。微风拂面，很柔很轻很舒服。

豆花进屋。“爷，刚刚接了个电话，人家搞活动，九十岁以上老人免费赠送助听器。”

“啥？免费？不要钱？”

“不要钱！”

“那还不抓紧去，去晚了就送完了。”

爷慌忙站起来，到里屋换了件衣服。催促着豆花：“咱们赶紧走。”

豆花和检查听力的医生小声交流着。医生说：“我知道啦，老人都这样，难得遇到你这样孝顺的孙女。”医生把助听器放在爷的耳朵里，他对爷说：“大爷，听见里面的声音就拍拍手。”爷说：“好，拍手，我不仅要给你们拍手，我还要给你们送锦旗，免费给老人送这个，你们做的是大善事。”爷给医生竖起了大拇指。

医生望着豆花，尴尬地笑。

“听得真清楚。”爷说，“这下可好了，以前坐在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心里发毛，现在可好了，都听见了，窗外还有鸟叫呢。”

爷对医生说：“王老七耳朵比我聋得厉害，我喊他‘真聋天子’，上次我去他店里买大饼，他非给我酱油。他能来看吗？”

“能，都能。”医生说。

“他才七十六，能免费不？”

医生望着豆花笑。“他可不能免费，可以优惠。”

“要钱估计他不能来，他一分钱掉到地上都要砸个窟窿来。”医生和豆花都笑。

豆花送爷爷回家。

“爷，我要出差去外地几天。”

“啥时候走？”

“晚上十点的高铁。”

爷拍了一下手：“那你带我出来弄这个，不耽误事吗？”

“不耽误的，待会回去正好。”

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十张红票子。爷留了一张，剩下的塞给豆花。

“穷家富路。爷没有多还有少，这钱你拿着。”

“爷，我有钱，我不要你的钱。”

“丫头，嫌少？”

“爷，我真有钱。你要什么就到王七叔的小店里拿，钱我已经给他了。”

“你给他钱干嘛，他家的东西贵呀，我去要回来。”

“爷，我都和王七叔他们家说好了，你要什么他们给你送过来，都是邻居，平时都互相照应着，贵个块儿八毛的也没什么。”

“你啥时回来？”

“这次时间要长，大概要十天。”

“十天。”爷念叨着。

豆花知道，爷每次都说，你忙，不用回来看他。一到周日他就早早地站在村口，等着豆花。

把爷送到家，豆花开车掉头。豆花打开车窗：“爷，我在你枕头下放了一千块钱，你记得收起来，不要舍不得花。”

爷拍了一下手：“你这孩子，我不要钱……”爷喊。

车上了高速，豆花从后视镜里看到：爷的那个手帕就安安静静在后面的座位上。

落日与荒草的爱情

徐玉华

他们相互喜欢了很久
一个残缺爱上另一个残缺
爱情的马拉松长跑没有缩短赛程
关于落日的诗很多
关于荒草的诗也很多
合在一起，落日给荒草的基因里
染上血色

汗水里的愁与秋雨里的一样
洒在哪里，哪里总是一片泽国
稻花的喜悦与红薯花的一样
开在哪里，哪里总有一片欢笑

落日炼一丸草药
白云搭起蒙古包
枫叶燃起篝火
温一壶爱情

朋友圈

陈宝泉

有手机就有微信，有微信就有朋友圈。

这些年，但凡新结识一个人，“加个微信”几乎成了一种礼貌。参加一次活动、去过一个地方或者一场饭局过后，朋友又多几个。于是，不看性别、不谈远近、不论国内国外，一些多年不见的、熟悉的、半生不熟的或者是一面之缘的人都会出现在你的微信里。有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拉进一个很陌生的群里。

朋友圈里那更是热闹非凡。说实在的朋友圈里几百个朋友，要想个个认识还真不容易。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对着微信通讯录里一眼看不到边的好友名，有不少人，全然想不起来是何时何地何因加的。有的虽然是好友，但几年不联系，再加上有的人喜欢频繁更换头像和名字，害得朋友们认不出、找不到，所以，就是使劲想，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是谁。有的人乐于设置“三天可见”，增加一些神秘的色彩。有的原本就彼此生疏，在微信里也无话可说，依旧是路人甲乙。

朋友圈人生百态、包罗万象。我感觉朋友圈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晒。晒美颜、晒才艺、晒娃、晒孝心、晒幸福、晒生日、晒婚礼、晒奇遇、晒有钱有闲……今天光顾了哪家饭店，品尝了哪些特色菜肴，明天去了什么旅游景点，玩了哪些名胜风景；今天是同学聚会，明天是战友相逢；今天是重要会议，明天是特别活动；今天参加什么比赛，明天拿了个什么奖……照片、小视频、抖音都要在“九宫格”晒一晒，获赞多多，收获满满；第二类是清晰明了的工作或者赚外快，甚至谋生，比如代购、微商、做新媒体的、搞培训的、卖保险车险的、推销保健品、化妆品、旅游产品的……不一而足，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好在有朋友圈权限设置功能，否则真会让人应接不暇、心生厌烦，长此以往，倒成了一种负担；第三类是各种心灵鸡汤以及各种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热点事实，还有影视书画作品、文艺作品，相互交流，沟通心灵；第四类是被诟病不已的各种拉票、集赞。朋友圈里虽然有点吵闹，但在这里相逢也是一种缘分，远远地关注，彼此安好，是最温暖的再见。

朋友圈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彼此相互交流的平台，多了一种快捷方便的沟通方式。其实看朋友圈，就好比在小区里散步，看楼下的花园，放松心情赏心悦目，不要有负担，不带着使命任务。浏览关注一下朋友们的各种动态，喜欢的，觉得有意思的，随手点个赞。若是没有心情没有时间，不看不评不点赞也没有关系。一个朋友说得好，朋友不在远近，只要在心；遇见不分早晚，只要有情。真正的朋友不一定每天联系，虽然各自忙碌，但会相互牵挂，悄悄关心。真正的好友，心是相通的，是拿起手机就可以拨电话的，是急难愁盼时可以直言求助的，不会在意你是否点赞。

线上线下，冷暖自知。真心感谢朋友圈里一路同行的朋友们。

夏游袁公馆

彭伟

丝丝绿荫拂长堤，占得飞蝉唱水西。最是五更风露里，万千琴韵一声低。

这首录自《如皋袁氏宗谱》的《柳岸蝉声》，有声有色，吟出运河畔袁家庄（今如东袁庄镇）的仲夏美景。自庄沿河西行约四十里，一路乘船，便可直达如皋冒家巷。此巷旧名集贤里，所集“乡贤”中正有一位袁家庄的后裔——清末进士袁祖安。他的府邸景象与庄中的田园风光，迥然不同。

又是一个盛夏时节，我迎着温温南风，听着吱吱蝉声，望着青青修竹，行至冒家桥，拐入冒家巷。巷中6号是袁公馆，即袁祖安故居。我推门而入，穿过黑砖黄梁的个字形门洞，靓入眼帘的是一条迷人小径。那条路古朴雅致，一排排菱形磨边细青砖，夹着时黄时白的小石板，逼仄地通往前方隐约可见的天水缸。小径两侧草木扶疏，天竹叶、葡萄藤，翠绿如滴，其间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灯笼，朱红如砂，为周遭的灰墙灰檐，添色不少，可谓：虽无曲径之折，倒有通幽之静。

我徘徊在石板小道中，端详着两侧的旧屋。南侧是一间敞厅，高处一片片雕有花纹图案的桃形灰瓦，连接着灰砖砌成的高墙，颇为古穆。北侧是六间连体堂屋，地面上露出旧迹斑斑的石阶，中间为高大的木板门，两边为田字格样式的长窗户。老屋内外尚有些粗重的梁柱。

屋主是袁祖安的直系后人。他满脸热情，满心自豪，告诉我：“这些老山木，都是老祖宗旧时从广东运回如皋的。”同治元年，袁祖安考中殿试三甲，钦点入粤为官。他多载为官，一心为民。那遗存的敞厅、堂屋，一短一长，平行互望，正如一个“二”字，连同门洞的“个”字，很像于冒家巷的灰笺上写下一个醒目的“仁”字。

倏忽，几声狗吠响起，惊起堂屋边上的白鸽。我由此遐思起飞鸽传书，以及自己庋藏的袁祖安信札。收信人为袁祖安的知己——南通州人庆浦。彼时，庆浦于京准备科考，牵挂家人，曾恳请袁祖安资助。袁祖安回到冒家巷家中，一面到处奔波，喟叹人情纸薄，凑集三四百金；一面托人寻到庆浦老家河边稍地，交付家书、资助款项。尤为令人感念的是，袁祖安又述，待到翌年杏花红时，他将经通州入海，远赴广东，届时若有余钱，必当分享，还慰勉庆浦于春闱中“一战而伯，抡元问鼎”。此札正是“一瓣心香”，默默地为那个立体的“仁”字，写下令人敬佩的注脚。

于小径的尾端南侧，我又见三间坐西朝东的厢房。三房约建于清末，改建于民国，正中为黄门，两侧窗户，或长或方，有大有小，嵌入褐色木框中间。屋檐下的椽子，即飞椽，一个接一个，半圆柱体形，实心竹筒似的，黑中泛红，次第排开，既安稳，又美观。厢房前侧，堂屋西侧，还有不少古老的小房子，原本也是袁家的。笔直的小路，狭窄的天井，一座座老建筑互连互望，至今不乏人居。

袁祖安后人告诉我，在这片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古宅群中，邻里租客之间，都是以礼相待，多年来从未有过面红耳赤的争吵。礼自何来？知书达礼。从袁家庄的翠竹山房、培杏书屋到迎春桥的云晖书屋，袁家人藏书甚富。眼前的厢房，兴许曾是袁祖安的读书处——青灯昏暗，黄卷飘香，我的耳畔响起了他揄扬先人仁爱的诗句：“底事纷纷蛮触争，高怀淡泊本天成。”

在火热的小院中，我伫立一旁，寻思着：仁者寿，未必可信。袁祖安仅活到58岁。不过“仁德寿”，是可信的。袁祖安离世，整整140周年。他的仁德，至今还镌刻于故园古籍中，悄然传世。

等一场雨

万点

热浪卷袭江南，田野需要水
哪怕下一点皮皮雨，耕牛可
甩动尾巴，也能滋润它的四肢
白鹭没有走远，再等牛背上
能生长一群虫子

有了雨水，它的心跳
就能带来田野上的涛声
那频率会在田间地头起伏
就能有返青的秧苗
所有万物都在接受热浪的熏烤

一头牛的思维，像极我
在母亲的奶泉下吸吮
牛为了明天的深耕泡在池塘
而我在阡陌上，等待一场雨
把高温下的诗行滋润

黄昏，乡亲们打工陆续归来
向着有风的巷口聚集，地面上
早早地有人降温，芭蕉扇下
一群老人聊着从前的故事

一处小景

王丽霞

心中的乐土
总被一只只布谷鸟所惦记
小雨和你一来
无数的美好就蹭蹭蹭发芽
绿色的篱笆
陪着你静静地笑看着

那一厢辣椒把红红火火
种植在日子的中央
波浪似的小曲儿贴着嘴唇起舞
蒹葭和蒺藜逐渐合一
自由飞行的白鹭可有的忙了
它会代替我们
安排好一个个小日子

一两条肥美的鱼总是乐意
在前方等着我们
写意的山水也总是乐意
腾出一处小景，等你
用挖掘机似的目光慢慢开采

黄昏收割了整座山

董树平

金鸡山上空的云霞
像落草为寇的羊群
只因欠下太多的文债
黄昏收割整座山

石头禅修世间繁花
忧伤灌醉酒壶
打钻山药不听劝
一世的情话
将春天丢得太远

余晖做镐，我的瘦骨
文字深埋山中
总有词不达意的人和事
在村庄埋下伏笔
彩虹屈躬，借雾填壑

遥迢

霜扣儿

过了今日我
就不再相信月光能种下荆棘

风很轻，适合说点浅淡的话题
而不是呆望着，夜空下
两个沉重的生命

想起初相遇，人间多璀璨
到处是富可敌国的春秋大梦

然而多么快。蝴蝶飞过沧海
星星被摁进冰冷的石头

松开手，空间倾斜
浮云在徘徊，像谁不死心的伤心

再送一程吧，过了今日
我将永在他乡，恐怕落了雪
也不能说想你